



La maison  
d'Élisabeth  
伊丽莎白的小屋

[法] 埃里克·侯麦 (Éric Rohmer) 著  
周嫫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La maison d'Élisabeth

伊丽莎白的小屋

〔法〕埃里克·侯麦 (Eric Rohmer) 著

周嫒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伊丽莎白的小屋 / (法) 埃里克·侯麦 (Rohmer, E.) 著; 周嫒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  
ISBN 978-7-208-08063-8

I. 伊… II. ①侯…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 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23030号

策划编辑 姚映然  
责任编辑 管鹤鹏  
装帧设计 朱赢椿



伊丽莎白的小屋

[法] 埃里克·侯麦 著  
周嫒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  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  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850×1168 1/32  
印张 7.625  
插页 2  
字数 116,000  
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 
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208-08063-8/I·590  
定价 22.00元

本书于 1946 年以“伊丽莎白”这一书名首次出版，  
作者署名为吉尔贝·科尔迪埃 (Gilbert Cordier)。

## 目录

第一部分 | 第一章 傍晚 | 003

第二章 早晨的思考 | 053

第二部分 | 第一章 其他人 | 083

第二章 预防措施 | 110

第三章 雨中 | 122

第四章 相遇 | 159

第三部分 | 2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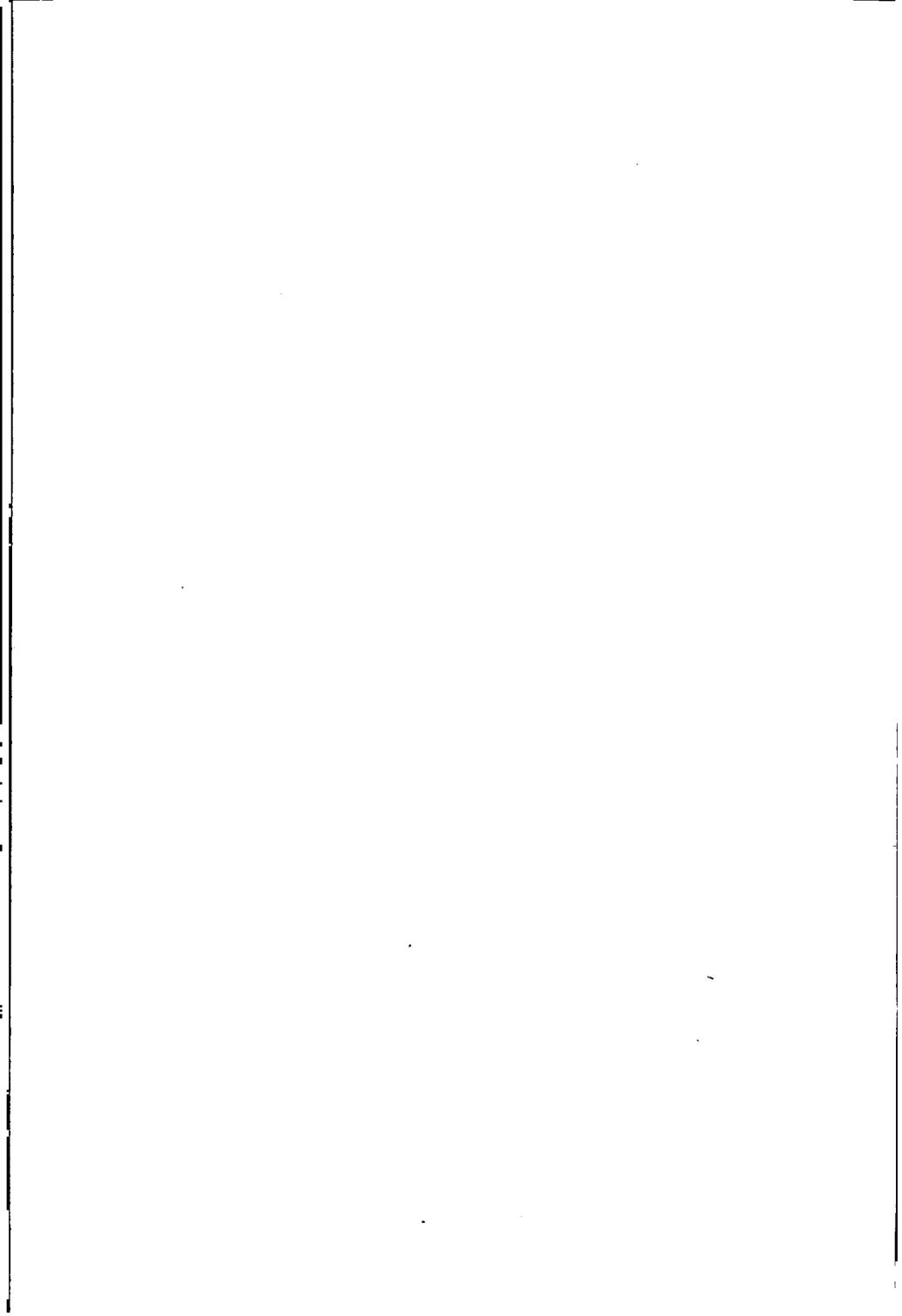
跋：埃里克·侯麦访谈 | 232

伊丽莎白的书屋



第一  
部分

La maison d'Élisabeth



## 第一章 傍晚

01 他猛地转过身来，就像被当场逮到的孩子。  
伊丽莎白笑了：

我吓到您了吗？您是那么专注，都没有听到我过来。

他把油罐放到地上，站起身来；刚才他已经脱去了外套，穿着一件沾满油污和油漆的白色罩衫。

您怎么可以穿这么邋遢的东西！您找我借件新的不就好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在车库里。它在这里也许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吧。您总是害怕问我，这可不好，米歇尔。她笑着说。

我也没事儿可干，米歇尔边说边脱下他的罩衫，再说已经干完了。

她做了个手势。

您已经干完了吗？好，那您把它给我吧，这样我确定会把它带走。

他把罩衫递给了她。她把它放在了身旁堆满工具的白木桌上。

我不想耽误您，我来是想问问您可不可以帮我带个信儿：在贝尔西，您应该是顺路……不过，也许您不去？……

去，去，我去贝尔西……我要到伊雷娜家去。

那，太好了。

她笑了。

我想请您路过朗贝尔丹街应该不会太打扰您吧？可以吗？

当然，米歇尔说，我差不多顺路。

您要是能帮我交一下这封信就太好了：在4号，这上面有地址，是我丈夫寄的，比较紧急。

当然。他边说边拿过了信。

他把信放在车前的长凳上。他穿着一条浅灰色的粗布裤子和一件对他而言太大的、在皮带上以不规律的褶皱膨起来的蓝色人造丝短袖衬衣。

我本来想把它交给贝尔纳的。可是我发现他已经走了。我们压根儿没有察觉到呢。

我想他应该是一刻钟以前走的。米歇尔说。

跟我想的一样。我们最后绝对会什么都由着他的；现

在也只有他才在用车子。确实，我们太为他的成功而高兴了：一年级！这里所有的人都这样，只要有什么事儿进展得不错，我们就不会自我克制了……

米歇尔看着她，没有回答。

您肯定跟他不一样，您……她继续说。

他动了动。

是的，是的，我肯定。您总是这么谦虚。

我可没有汽车。他笑着说。

您没有汽车，对，这倒是真的。

她也笑了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希望他至少回来接一下克莱尔，他们要去游泳？

他们应该是去沙滩，米歇尔说，他问过我是不是要去。

有一段相当长的沉默。她捡起了罩衫，看着米歇尔：他一直靠着汽车站着，低垂着眼睑。

对，她重新开口道，我最终会全都由着他的。

他抬起了头，她又笑了。

我说的这些，您应该不怎么感兴趣吧。我不想再耽搁您了。

她对他伸出了手。

那，今天晚上见。

从露台上，可以看到车库入口的一小部分和米歇尔短袖衬衣的蓝色斑点。他放下汽车引擎盖，然后拾起了油罐，随后消失在了车库里面。不久，他又出来了，上了车，发动了引擎。经过她时，他把信举到头上摇了摇。

我不会忘记的。他喊了一声。

她离开了栏杆，坐到了靠着墙的白色藤椅中，墙在砾石路上投下了短短的阴影。在她对面，闪耀着干燥草坪的绿色；正好在及目的高度，有着水泥边缘白茫茫的一带。她垂下了眼睛，好一会儿都没有动；然后站起身来把花园用的、在露台上曝曬于太阳之下的铁质桌子往椅子那里挪了挪。她又回到了栏杆那里，往车库瞥了一眼，然后开始绕着小屋走起来。露台由位于同一平面的某种意义上的长廊沿着侧墙延伸，然后转到正面直到入口处变成了台阶。她进了门厅，拿起了放在一张椅子上的书和包儿，走进了花园。

02

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他说，这种东西就是需要耐心而已。我想应该差不多可以了。

很严重吗？伊雷娜说。

不，一点也不。

她用胳膊肘撑起身来。他坐在桌子后面的一张椅子上。从肩膀看过去，只看得见他蓬乱的黑发下棕色、油亮的额头。她任由自己倒回到床上。

不。他又说了一句。

他猛地敲了一下。一声爆裂响了起来。

我想应该是电容坏掉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通常是灰尘造成的，接触不良，可能有三十六种原因，我们可不知道是哪一种。基本上一把刷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

我应该有一把。伊雷娜说。

不！现在已经好了。我说的是应该用一把刷子不时地清扫一下机器里面。或者，也可能是其他原因。反正现在好用；以后再说了……

好，好，这样你就不会认为你浪费时间了！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跟你提起这个。

特别是今天！应该说都是我的错。你生气了？

没有，别乱想！

她笑了。

要承认你有些奇怪的想法，而且……

而且？……

而且，我也是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都有一些奇怪的想法。不过，这没什么。我挺喜欢的，真的！

喜欢我们都很奇怪。他笑着说。

他朝床看了一眼，但是她完全平躺着，所以他看不到她的脸。

好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片刻沉默之后她说，我喜欢你……的方式。好吧，比如说，你有一种立刻投入的方式。

她起身坐在床边，大笑着。

什么？他说，没有抬头，等一下，等我关一下，我看不见。

音乐停止了。

我刚才说你很好，干你在干的事情很好。我笑，是因为我现在想到了这一点，而刚才我忘了。当然，当我想到你的时候，想到的并不是这一点。肯定不是。

他笑了。

你只想好的。太棒了！

确实，她说，你呢？

嗯，我……我！……等等，等等，我马上给你答案，一秒钟！不，不，不要起身！

他扭动旋钮。

看，音乐多么纯净。绝对没有什么问题，你看。

她起身坐到她身边。

噢，你想的不是这个！

他用手把她的头抬起来。

噢，你刚刚想的不是这个！

乐音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讲德语的男人的声音。

等一下，她说，推开他的手臂，先去关了。我讨厌听不懂的东西。

看，你根本都不听的。

他起来关了收音机。伊雷娜滑到床的一头，靠近桌子。

过来坐。她说。

你累了？

没这回事儿！刚才我已经开始直躺着了。如果完全躺下，我就睡着了。

他靠近她，亲了亲她的额头，没有碰到她。

既然我在这儿，就趁这个机会洗洗手吧。它们太恶心了。

她大笑。

我们没完了。不过没关系。

但是他已经到洗手间去了，水开得很大。

我们待会儿到花园里去？他大声说道。

好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你觉得这里不好吗？

你问的什么问题！

他狂笑。

好的，我很想去花园。他边转身边说。

关好洗手间的门，他坐到了她的身边，在床角上。

你看，他说，并不看她，我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想到的是花园，我很喜欢这花园，你知道的。你想怎么样呢，我就是这样的。你生气了？

谁说的！我当然知道，常有的事；人们记得更牢的是事而不是人。算了。

她撅撅嘴，微笑着看着他。他搂住她的脖子。

你相信了！你相信了！

他大笑起来。

我想你的时候，想到的是你，你知道的！你相信了？

他把她放到在床上，压到她身上。她伸出头来说：

你看，我总是相信你，就算是你说自己坏话的时候。好了，我们最好还是下去。她没有过渡地继续说道，挪开点儿，你压死我了！这个房间让人窒息。

他们一起起身。她踮着脚尖，用手给他理了理头发。他们互相凝视了片刻。伊雷娜是第一个笑的。

我不喜欢看到你乱蓬蓬的。现在不是更好吗？从椅子上的包里拿一下我的梳子。

我有一把。他说。

他从内兜里掏出一把梳子。

就是这个，我们去花园里待一会儿。那，决定了，我们不出去了？

出去哪里？

我不知道。我们本来或者可以去游泳，天气这么热。  
你不想吗？

你呢？

我，不想。我是为你，你刚才跟我说你有些……昏头昏脑的。

他大笑。

那你认为这会让我不再昏头昏脑的。你太可爱了！  
你说得对。我们想干吗就干吗好了。这总是因为……  
罗比一家人！

不是，是贝尔纳。他今天早上问过我，不过，无所谓，  
你说得对的。

你说不了？

嗯，应该是吧。

她笑了。

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呢？

我说，大概是“不”。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了  
我自己也很犹豫，或者我不马上说“不”是出于礼貌。

那又怎样？

那，他可能会路过这里来接我们。不过，我们总是可以拒绝的。或者接受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跟你说，不过已经决定了，还是贝尔纳，今天早上。我可

能跟你说过孩子们要出发去迪耶普，不过至少贝尔纳、克莱尔、医生和罗比夫人会留下来。但是还有一辆车，诺莱先生和他的孩子们。你明白了吧？贝尔纳好像很坚持，很难知道为什么，这里面应该有点什么问题，不管怎么样，跟我们没关系，算他倒霉。你想吗？

哦不，不，伊雷娜说，你想想，跟孩子们一起！

我不知道。你或许想要离开贝尔西？我，不一样，不过你，自从你在这里以后，你或许希望……你或许会觉得无聊？
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，米歇尔！有时候你说话的方式真是！况且，这还是说而已！都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你明明知道你想要的，我也想要，并且……看，你要让我说蠢话了！

她把手放在他肩上，吻了他。

你想要什么？去年我们确实出去了，我们对此也不后悔。显然，今年的情形不太一样，但是这并不是理由。我们并不是那么自由，在这里，甚至现在。现在并不比以前自由，只要我们还没有结婚。

对，也对。伊雷娜说。

她的手滑落下来。

对……可是要承认你总是无缘无故地把事情复杂化。听着，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考虑呢。他们什么时候出发？